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二

君道二

陳謹始之道以隆　聖業疏　　陳以勤

恭惟　陛下剛健純粹之質稟之自天高明光大之學養之有日茲者　出震乘乾統御萬國　德音渙發治象更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踊躍歡忭思有以自效其尺寸而況臣曩獲侍　經幄奉　清光叨承　恩眷者四九年餘居常兢兢焉以靡所禆益為愧乃今躬逢千載一時之會其可不瀝膽以效忠于　陛下者敢後時乎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

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 陛下紹登寶極正履其始上而 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于斯時繫焉儻舉措云爲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楊朱見岐途而泣非虛言也臣爲此懼乃敢援古證今條爲十事以 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于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者若夫正心謹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畧臣且有待而

不言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覽焉臣竊惟人君欲有為于
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
惟任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
下之治成矣何者人君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所自
出也志或不定則事物之感于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
之推所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
之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可
勝言哉臣竊以為　陛下今日之心亟養于積學之久如
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為帝為王固無不可者但當將萬
幾紛至窺伺甚多君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于

治化又安可圖也臣 愚過計惟願 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為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玆在玆拳拳焉日趨于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逸遊不足以間之便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益純所為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于始也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危何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為難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冰誠知夫

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　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為樂而恒以保位為難在闇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君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刻縱其心毋以一念之逸豫而貽四海之憂毋以一時之驟畧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嘗恐其擕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嘗恐其亂危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　國家之祚遐于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于始也天人相與之際流通間阻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樹之彼皆不知以為天人遼遠不相涉惟所欲為

而莫之懼及天命既去悔何及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高遠日
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禮則福祉隨臻一有私僻則咎殃必
至影響鼓桴莫踰其捷可不畏哉伏願　陛下深察天道
之甚邇務修德正身以為順承之實雖處房闥獨而常若降
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
思曰得無拂于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于天
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
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　上天孚佑眾福熾昌
其于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天之誠所當謹于始也治
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于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吏

遵禹訓商恭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慄慄不敢忘哉

蓋祖宗創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於大壞固未易以更變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厭昧舊識或乖與嘗暴之國無籍焉何以為治洪惟我 太祖肇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晝訓立法以為 子孫萬世計已至深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為治人民者 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為養官爵者祖宗之建置不可授之非其人府庫者 祖宗之蓄藏不

可用之非其道至于　聽治之暇亦望恭取　祖訓置之
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凡有関于成
憲者一切遵率如故則累時平治之畧見為今日守成之
規所謂率由舊章求無愆矣此法祖之[illegible]所當謹于始也
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
亦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皐陶之言則曰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六養萬民可見愛
民實為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多生長深宮于民間疾
苦不能盡知遂使寢廣不經于四方君門隔絕于萬里竟
痛結于民而上不恤窮愁徧于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

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哉伏願　陛下重念民為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民之望民好安逸也無土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無暴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所便者　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溥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懽欣戴上者乎此愛民之心所當謹于始也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之宮茅茨土階大禹非食周王卑服民到于今稱之後世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宋仁宗

見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于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富而顧靳于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出于百姓之膏脂故不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靡費金帛有如泥沙毋惑乎上下之積益乏百姓益蹙蹙愈窮苦也伏願　陛下以此軫念先帝所司會計貯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治以前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文　躬尚儉朴為天下先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聚之人奇巧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出而罷之庶幾遠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

干始也權柄者神聖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
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
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于近習孝成委
于臣下至唐永淳間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
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
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
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為天下公議
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為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
意凡　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
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

建之斷　躬自裁決而施行權量一出于　淵衷咨詢不
及于近暱庶幾威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于掌上
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于始也古稱明君者惟在
辨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故雖唐虞之朝俊乂在官而所以
難壬人者猶加謹焉况後世乎嘗觀齊桓公始任管仲則
興後任非其人則替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
則亂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則所關
係亦大矣哉我　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君知良
而不能用知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
此為鑒于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抵君子

多敦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體國任事小人多計身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旨君子多為國薦賢小人多妬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矣然後因人而進退之一則愼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拔賢之途開群枉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于始也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于大禹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後世君之于臣太相隔遠

于朝參之外接見頻踈遂使經邦之道闕疇咨于大猷宴
安之私溺偏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　祖宗之
朝每每召見群臣講論治道至於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
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于退朝之暇
即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内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憂和
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于經書之外命極
言臣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道合血脉流通
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幾諸理矣此接下之規所當謹
于始也人君以聽言為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
焉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所以

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
說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必有所不知
因之寄耳目于言者且關而廣之所以圖天下之治也方
今 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膂以論天下事
伏願 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
之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且顯
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訐直者亦涵容而不加罪
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攖權怨而取禍患亦何
所利哉其心蓋忠于國也不諒其心而挫折之則士氣消
沮忠臣杜口漸積不聞其過遂以附亂豈非大失者乎此

聽言之公所當謹于始也右臣所言以 陛下英明天縱加之 銳意更新知其優為之無難而臣獨懷此區區負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繆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所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抑畏作訓誥恐忽之于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繇之于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 主上于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自揆輙敢數陳觸冐忌諱 陛下不以臣鄙俚常談或有可取即留中省覽一一裁而行之則于 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 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

效愚忠陳末議以仰裨　聖治疏　吳　撫

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狀思少有補以獻其愚無繇每念衰病侵尋精力困憊恐一旦隕先朝露竟無以報塞萬分徒負恩私將不瞑目於地下臣謹條陳六事用塵　上覽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

一曰勤召對臣聞高宗之於傅說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乃置左右勉以交修而說也亦惟逸豫是戒師古訓學是訓茲用克紹先王為有商令主恭惟我　皇上懋勤聖學　日御經筵豈不以　養德進道在是乎顧　經筵率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也不終日曾無反覆問辨之功

儒臣之進講也有成規殊無從容啓沃之益時方欽承靡暇而感動無繇實效鮮矣臣愚以為 經筵之外莫若於退朝之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臣或講學論道上下古今於一切軍國重事參論議而審行之則咨諏善道詢納讜言謨明弼諧之風將復見於 今日矣敢乞 聖裁

二曰限輪對臣聞漢文帝入涖大統首問丞相陳平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識者以其言為知體蓋以當時無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平對乃爾自今言之大小

九卿庶府在列而分職任事各有攸司若非延接之勤咨訪之數其何以考庶政而綜覈其名實耶顧今 皇上接見群臣不過 視朝之頃耳且 朝見自有定儀即 奏對常規姑取以塞責若事関大計非數言可了其慺慺之誠自難以上達也臣愚以為常 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將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每臨期 皇上親御便殿暫免 朝參依次召入輪對其科道官亦得分番參與可否凡錢穀兵馬禮樂刑名民風吏治之汙隆政教紀綱之得失 皇上一一垂清問令其各照職掌次第數陳斯 聰聽之下自足以得其要領久之則人品優劣職

業修不悉難逃於　聖覽即諸臣數覲　天顏仰承　休
德亦罔不知所奮勵而庶績其熙矣敢乞　聖裁
三曰容直言臣聞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
生良以直言者決壅去塞邦家之利也今之諫官言事或
識未通練意每失於稍偏氣或輕浮詞多傷於過激所謂
犯忌諱觸逆鱗有弗遑恤者乎伏望　皇上必霽天威曲
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加納而已即亟見之施行其言未
善姑置之勿論耳不必加之以責罰有優容而無厭譴所
以倡敢諫之風廣納言之路也假令言出禍隨動先咎至
人人舉以為戒將使賢智結舌忠貞杜口大臣持祿而不

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萬一有伏奸隱惡其誰肯蹈不測之禍為 皇上陳之語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壅蔽之謂也敢乞 聖裁

四曰崇節儉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貴故堯稱茅茨土階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亦惟省財以養民敦樸素以為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登極之初下蠲貸之 詔罷侈靡之供四海之民莫不延頸跂踵喁喁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 節儉之風聞於天下久矣邇來忽聞 內帑匱乏復取足於戶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掌財賦乃軍國重費一切邊方 奏討兵馬支用皆仰給

於此倘餽餉稍缺調度不克則患伏肘腋豈直司 國計
者之憂哉此費之决不可不省而儲之不可不饒裕也若
内帑則尚有可權廢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之需裁
損從嗇玩好靡麗之物屏棄勿陳誠一崇雅素則可省者
自多可費者自少積之久寖有餘羨矣不然財源已竭
撑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曰正題覆臣聞 國是不定孫叔敖昔以為憂何邇來
言事者執偏不弘往往各持己見凡有建白則莫敢為必
有與同即生他議以致法甫立而弊生令朝行而夕改意
見紛紛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勅下部院大臣凡遇各官

建議下各衙門議覆者事果簡易可以變通宜時人人稱
善即 題覆中亟請施行務有以愜乎輿情事苟乖違
尓紛更滋弊人人稱不善即 題覆中明列是非不必曲
徇乎彼見惟求事理允當無嫌於人已相形大臣絕黨比
之私言官何恩怨之有此受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爲
國而非爲身也敢乞 聖裁
六曰復執奏臣聞 內批下各衙門稍有干礙者大臣遂
有執 奏必直陳利害明列是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例
積誠布欵務以感悟 聖心在早塞弊源永絕禍本斯功
實不謬而大臣之節屹然矣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姑委

曲以聽而解是自為之地而誤國誅矣脫有權奸秉事伏隱微其害未有易言者將誰任其咎乎昔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致慶曆此前事之驗也伏望
皇上離明洞察 勅下各衙門務秉忠赤凡事應執 奏無但首鼠兩端重貽後悔斯上下之情通而依憑城社者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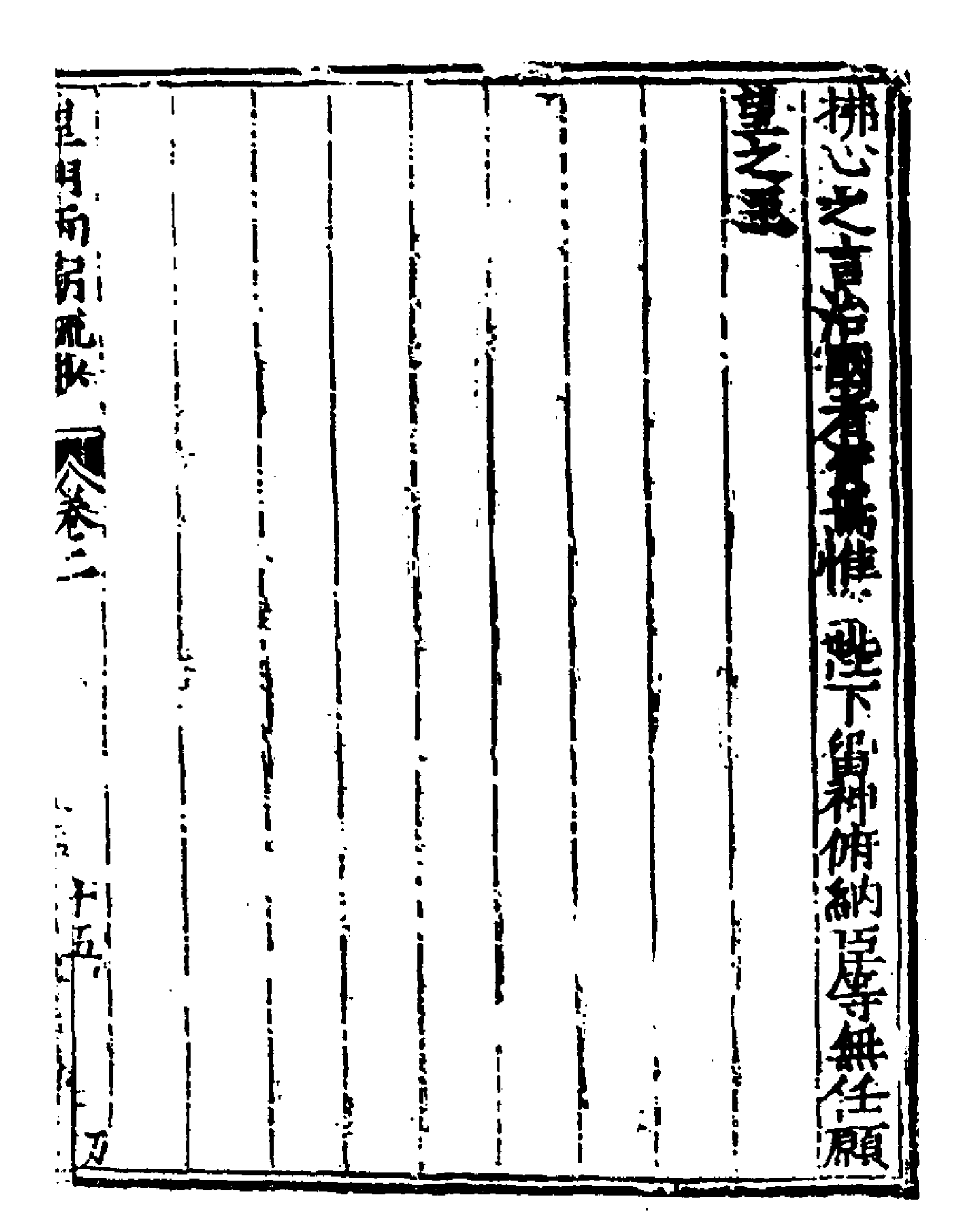
務學親賢養 聖體以慰群望疏　閔夢雲

臣等伏聞 陛下入春以來 聖體違和今雖輒就平復是自天祐之然臣等私憂過計以為微陽之復當保小愈之後尤慎況以 陛下一身為 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主脈繫甚重不可不謹凡茲致疾之由蓋緣 陛下年方冲幼血氣未定 宮闈之內或不能以禮防制以致 聖體有所虧損即今以後毋不加息日服一日為疾益深後悔何及此臣等積憂之餘情不能已故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夫 宮闈燕暱最人之所難言亦人之所忌言是故以子之親尤不能得之於父兄於君臣之間

乎然竊念此等事關係甚大使遂以為難為忌而不言是
其為不忠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恕臣等之狂瞽臣等之
瀆必加 悉納其於 聖體不無少補萬分之一 臣等萬
死萬死 且昔聖帝明王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無求不得
無欲不遂若可以自肆矣然必自朝至昃戰戰兢兢居內
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保惜愛護若恐有一毫之不至
者何也蓋所以防情欲之過養性命之源務使志氣清明
身體強固上以副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望下以演
子孫千億之福皆係於此也夫元氣之在人身如木之根
本水之源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其元氣則軀体[illegible]

弱精神短少壽命不永子孫不蕃是以上世之君每謹於
此者多壽考久於其位而子孫殷多末世之君往往不及
故其歷年昌後亦每不前人若也蓋仁之則無欲次之則
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非獨不能寡而又縱之此其所以
不同而其效驗昭昭也然寡欲之道惟在於正心蓋欲者
邪之動正心之道古先聖賢皆有成論然其最親切緊要
者則莫如真德秀氏德秀之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
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欲本交戰
邪正每相形真萬世聖學養心之要道也伏望　陛下以
此言為法於視朝之暇退御文華殿將古聖賢書籍日賜

披覽凡義理之可養心道術之可以爲治者皆探索其精微考究其議論又於 經筵日講官揀擇其中其人醇謹端厚文學優長者數員與之講論以資啓沃凡 宮闈所行之事使彼皆得聞之儻有所失庶得以時匡正至於元老大臣尤宜日賜 召入訪詢治道至日夕乃罷退朝之後以禮制心以義制欲務使暗室屋漏之中不忘上帝臨汝之念鼓瑟鼓琴之際常存學而有別之規則心不期正而自正欲不期寡而自寡矣若然則 君身強固 君德清明 宗社有萬年之休子孫須千億之福非惟臣等之幸實天下 國家莫大之幸也夫苦口之藥治病者利請



拂心之言治國者為準　陛下留神俯納臣等無任願

望之至

正國體慎群心以全聖孝疏　李儀

臣伏見陛下繼統之初慮已用[illegible]物凡我臣工莫不一心一德相與輔贊太平但議禮之時群臣各陳所見不無異同蓋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聚訟之餘從古則然遂至遠近漸成否隔致人乘之或上誣下無所不至　國體既壞人心亦拂　陛下聰明天授豈不知之蓋純孝之心無窮禮儀猶未全備不能不為崇徹之也今　世廟告成而祀享之儀咸備　實錄既進而尊崇之典大彰臣下何復紛擾奸諛何復覬覦易曰遇雨之吉群疑忘也言剛明居上㢲孤之終自當釋合悔悟更新洗滌瑕疵此其時也

矣傳曰得四海之懽心以祀其先者然後為天子之大孝
歆得四海之懽心未有不自 廟堂始當此之時宜有曠
蕩之 恩以昭雪紛枉與天下相忘於蕩蕩平平之域謹
昧死敢以正 國體慰群心二事為 陛下陳之
一曰盛心以廣 聖度臣竊謂 陛下之於群臣如天地
之於萬物照臨愽愛未必有偏特見近日言官累疏欲加
死者 恩典欲復寬宥謫名籍未蒙 俞允又加慰諭遷陞
超遷官員俾之從中阻格以逆觀之似 陛下尚欲較計
議禮異同而督過之未忘爾大議禮諸臣固 陛下一得之愚
不能斟酌從宜以觸 天威自取罪戾又何言說但其初

心亦欲以此獻忠　陛下以效區區而不知其拂戾一至
於此拂戾之迹既以取怒　陛下其區區之忠亦異　陛
下平心亮察之也況忠心一伸萬事可冰釋矣伏望釋去
前疑不主先入處以無心示以至公向日打死寃謫諸臣
俯從言官論奏量爲優卹敘用各該邊轉差遣官員有常
格者俱照常格使天下曉然知　聖心虛明應物真如天
地之無私無物不在覆載之中矣天下幸甚　二曰果斷
以消朋黨臣竊謂　大禮已定前事既往天下猶有萬機
人才不可緊必正當請恭分理萬事之機公平以盡群才
之用豈可獨揭議禮二字爲的於天下使人無賢否惟望

其的之所在而趨之近見文武臣工章奏文開必牽引議禮者十常七八或以擠排善類或以援引黨與或以翻異成獄或以脫免罪逆或以變亂 黨輩無恥若郭勛亦將援此遮飾欲尤固不特廣賓等數臣而已彼其意以 陛下聰明洞察難於欺罔惟此一事足以取信若 陛下既信從之大小臣工誰敢異議於是鹿馬可以易形白黑可以易位天下事惟吾是聽無不如意矣蔡京之紹述秦檜之和議欺上罔下用此術也國家受禍不遠之鑒況 朝廷之間朋黨一立四方效之駸以成風臣見內外百司同事則相傾同官則相阻肆其褊心以相詬病攻乎異已而

代之仕者往往皆是也此豈 清朝盛事耶伏望 陛下
察往古安危之故鑒群臣忠邪之實審 乾剛獨斷之權
以破背公死黨之私向之議禮是而行事非不以其是而
掩其非向之議禮非而行事是不以其非而沒其是百司
庶府毋得動相傾陷奏牘之間毋得牽引舊事如有仍前
詖佞無恥煩瀆 天聽恩怒是焉陽攻陰擠者聽臣等劾
奏降 旨切責或即坐以奸黨之罪使黨與潛消時靡有
爭宗社之福也天下幸甚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適今四序更始之期正萬國維新之會夠庶職來同之際尤羣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日則不但將來治效未可遽臻即欲長如隆慶元年之治亦不可得矣臣本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逢 聖明待罪該科思欲補過拾遺其道無由切見 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癯視朝漸稀章奏頻閣經筵屢廢雄心銳志不無少減於初年怠政惰萌將大貽感於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過此而言則日月侵尋漸不可長今正月已畢天氣正融 皇上不

以此時屬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以此時發憤直言更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於　皇上之身心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為之序姑未之及焉

一曰養聖躬夫人主一身乃　祖宗之所付託萬民之所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然養之之道節飲食寡嗜慾其要也恭惟我　皇上即位初年清心省事飲食起居咸中於禮無容議矣近則有不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夫為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飲食其能節乎為長夜之飲則必縱聲色之欲嗜慾其能寡乎語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為名言今人以

□起居□□□
尚可及乎今數四之事已往不可追諫
聖躬之安今尤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關係之匪輕懼
天道之深累由此節飲食寡嗜慾於酌之間省酒為湯之
□擧扶血氣充盈精神強健　萬壽無疆而兆民永
賴矣　二曰講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
訓乃有獲古人君睿智特達雖由於天縱而啟迪開導必
資於問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日講之制定於二月内舉
行蓋天氣融和則功夫之進脩為易萬象咸熙則人君之
政治宜新累朝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於前垂洪庥

於後省頻有此也今經筵一事雖節有言官申請未見旣
然終行切恐倏而春矣倏而夏矣又倏而秋矣歲月愈邁
德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故不厭煩瀆特為申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為急以明理為要將經筵一事及時舉行
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
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於視朝故南面之訓著
於書未央之戒嚴於詩知此為重也 陛下即位以來未
明而衣日旰而食視朝可謂早矣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
朝一月以來則似稍倦於勤者[illegible]

亦宜然或有好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 先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勸 皇上效尤此則大不可者盖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大阿獨持故百司奉行可幸無事至其賓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勵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皇上日日視朝以周知民情以總理乎萬幾不惟可以作精明之治亦可以快觀覩之私矣 四曰速俞允盖人臣隨事建言與人主之聽人主聞言俞允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上下相達治化可舉 皇上即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常不允也未

常不速也雖或事涉無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致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言拙計不當　聖心故濡滯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内臣遏抑章奏不使達於　宸聰耶臣常因而數之事有關於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有關於内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有以此得罪如此則雖有指鹿為馬之欺南召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常章奏稍緩可也若於北虜消息軍機重情呼吸之間便有利害若或稍遲為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於尋常章奏則三日而下其兵機之事則當時進覽庶　綸音速示而壅

蔽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所以開治道而來諫也　皇上即位初年虛心求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雖甚盛德何以加矣後以太常寺少卿周怡言事誤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又以禮科左給事中陳鳳儀言事偶遺　聖旨皇上亦大怒而斥之為民夫誤犯忌諱非巨愚也遺落　聖旨非大不敬也若有抗辯乃得之臣不審又何以廢之乎故二臣去而言路以塞矣伏願　皇上廣翕受之量大樂善之誠仍召二臣復還舊職再諭諸臣勿以二臣為戒則忠言至計固當畢陳於冕旒之下矣　六曰務講讀孔子曰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為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二叔之流言昭帝識上官桀之詐古今仰其至明以能辨於此耳方今公道昭明幽隱必宣讒說殄行庶乎絶息且帝居九重君門萬里雖有讒譖無階上達近有一二内臣專權威福肆為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遂目切齒欲行中傷夫其所以中傷者不過即其諫諍之言或過於直則曰此人毀　皇上過於激則曰此人慢　皇上偶一言之尚不免從漸漬既久自不覺其入而發之怒矣怒則譴責加焉而彼忿滅矣夫人臣盡忠直以獲罪譴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臺諫由此喪氣諍臣由此杜口彼益得以遂其無忌憚之為而

天下將至於不可收拾此固非人臣之利亦非　國家之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於凡一切譖毀之言悉置不行保全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時胡虜猖獗　國計空虛其他背理傷道之事不知其幾更改損益之政尚費神思悉置勿論而以六事首陳者非無謂也蓋此六事俱干　皇上之身心當今之急務六事既脩天下之治可徐而理也臣夙深慮若發詞狂直非不知觸怒聖德干犯群怒但念慾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為剴切之談以儆萬一之聽倘　聖心由此轉移美業由此克終則雖干冒斧鉞亦所不辭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必

縱諛承意諂主不義乎正臣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上鑒
犬馬之微忠採芻蕘之過計將臣所言俯賜加納仍由此
以往面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躬覽章疏以達軍國之務
選將練兵以解疆場之危節用省費以裕經制之計於凡
節目之詳施為之序一一悉心講畫咸底成績精明之志
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民不勝願幸即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

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　何維柏

臣以迂愚蒙　陛下召用叨受今職感激趨赴入侍　朝班得覲　天顏端穆　聖德仁明納諫受言事從至當　經筵日講學務時敏羣工在列濟濟蹌蹌奏事承　旨莫不祗慎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苴不入請託不至盡洗往昔專恣貪黷之習　淸平景象臣謂此出竊幸遭逢夙夜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聽但覩今時事尚切隱憂有不容已於言者仰惟　陛下踐祚之始正世道　維新之會固宜　天心克享災害不生化行俗易姦宄不作　中國尊崇外夷賓服馴致　盛治顧

今有未盡然者臣自外來江淮南北百姓罷病艱苦萬狀官府威信不立上下不相維繫民恣頑會軍逞驕悍士踵澆訛以下凌上以賤辱貴法紀陵替漸不可長比至畿甸霪雨驟以傷稼圯廬饑莩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酋海醜尚多竊發頃者土蠻東犯永平俺答西躪石汾荼毒之苦慘不忍聞至於陷城虜官百十年來實所未有將弱兵疲緩急何恃虜情叵測後患當虞臣竊為　陛下憂之夫當此內憂外患之時正　陛下奮勵警惕之日故臣敢以脩德安攘之說告　陛下然所謂脩德者非有難行之事不過自　陛下之聽講視政者加之意耳臣願　陛下

每於講讀不徒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將所說經史絡析疑義務稽帝王脩德立政之方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以為法戒又於大臣中有才德可資啓沃者推擇數人俾班講讀諸臣或輪次入直以時 召見以備 顧問要知心何由而可立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可治天下何由而可平內治何由而尊嚴外夷何由而制服講明而力行之及退居 宮中擇老成謹厚內臣諸人服勤左右崇護 聖躬俾遊處有常度 幸御有常節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敬 天法祖以此用人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 御

便殿與執政元老商確治理將中外臣工所題事務撮其
關係重大緊切要者開坐　上請裁確施行仍　召部院
大臣諮問所司如進退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以熙庶績
而責之吏部錢穀會計當何以量入為出以經制　國用
而責之戶部　憲章典制當何以品秩名分以端習尚而
責之禮部詰戎禦暴當何以簡師練兵以安邇控遠而責
之兵部刑罰獄訟當何以明允　欽恤以使民不冤而責
之刑部水利土木當何以興革罷行以節紓民力而責之
工部貞僚肅度當何以振揚法紀以風勵天下而責之都
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挈大綱　時賜叮嚀

則百工愈加警勉和衷協寅爭相磨濯以趨赴事功如有
怠玩及不當於職者言官據事論劾使不敢肆況近日當
事大臣多有誠心體　國其隆　委托正人布列足備
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識見或異　陛下宜及時將
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為圖理以預桑土綢繆之防且我
皇上春秋鼎盛正當夙夜勤惕勵未明求衣日旰而食豈
非隆冬盛寒不宜屢輟　朝講兢兢業業以理　萬幾不
可自暇自逸蓋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人心向背　天命去
[illegible]務順逆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
[illegible]遠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

此古帝王所以安　中國而撫四夷以成　中興盛治者
用此道也伏望　陛下詳察臣言果有可採　亟與諸大
臣裁酌而力行之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祈望
恐悚之至

陳膚見以裨時政疏　曹懷

臣聞上下交而德業成德業成而天地泰古之　聖帝明王未有舍此以言治者也　陛下改元一　詔派澤寰區雖深山窮谷莫不喜若更生臣亦手舞足蹈以為復覩漢官威儀也詎意甫及二載漸不克終豈如貞觀之盛尚延數年而後可議也哉抑　陛下志慮未定而有多岐之惑邪果左右匪人而坐蒙蔽之術邪嗚呼多岐之惑猶養可充也蒙蔽之術實有可慮也傳有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開元天寶君出二君元祐豈寧分為殊軌其治忽盛衰不待智者而可知也　陛下嘗念及此否邪臣不暇毛舉

繼恐上瀆　聰聽敢以時事之大且急者疏為六條伏乞
推拗闔之道採芻蕘之言親賜　睿覽次第施行臣愚幸
甚天下幸甚

一曰謹嗜慾君身者天下之本　陛下春秋鼎盛其在血
氣未定時也椒寢未繁宗祧攸繫必也法健順之德以成
關雎之化則螽斯綿綿而國祚有萬世之固矣二曰勤召
對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　陛下
初幸太學時聽經筵臣已窺求道之盛心矣第崇重雖隆
啓沃未裕規諷雖寓問難不施必也退　朝之後復御便
殿或召元老大臣或命翰林儒臣咨而訪焉移時漏下不

嚴試較之深宮燕閒群小比附天理人欲果孰勝邪持以歲月功效自見三曰明進退人主進一有德則百工勸退一不肖則百辟懲治亂之原實出於此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二臣者累　朝舊德一旦起而用之誠所以勸百工也夫何柄用未幾二臣建明多未採納甚至回話以窘俊而交因有齒寒之疑所以屢疏乞休請骸骨之心方未已也伏望　開誠溫諭言聽計從務俾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如工部侍郎陳雍衰而可令致仕者也乃留以供職巡撫四川都御史許廷光貪而可令罷黜者也乃留以調用國子監祭酒趙永師儒之官風化之首屢被人言

五經掃地乃復賜勉留求亦何賴侍講帷之側臨士子之
上哉必也嚴禮義之防昭勸懲之典則人存政舉而治功
可成矣四曰杜請託明主愛一嚬一笑昭侯藏敝袴以待
有功　詔縣傳陞固有出於嚬笑敝袴之外者矣近者內
豎之請族外戚之請第隨乞隨與大啓私門臣恐曠蕩之
恩難飽溪壑之欲氣洩針芒堤成蟻穴不可不預為之防
也凡非分干請一切揞絕不與乃所以兩利而俱全之也
五曰重綸音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大哉王言蓋王言者
出憑為經天下後世所憑藉也近聞　旨意批答間亦不
由內閣如翰林院編修張瀾奏緝　聖學以培治本乃批

曰該衙門知道不知所謂該衙門者何所指也大臣建議言官交章乃屢批曰已有旨了不知所謂旨者是歟非歟傳稱成湯改過不吝亦皆非耶伏望 聖明遵 成憲俱付內閣擬票庶政體歸一而令出惟行矣六曰禁偽行晉尚清談祀遂不振宋揺國是脉因以微習俗移人不可救也蓋孔大聖也顏孟大賢也程朱大儒也心學淵源萬世不墜近者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雖號為士大夫標榜道學互相推奨夷考其行則有大不然者不過欺世盜名以為利祿之階耳始則甚微而末流無所不至乞 勅禮部申明榜示痛加禁革庶數士習而崇正學實

聖王教化之源也

竭瀝血誠以圖報萬一疏　　周怡

臣竊惟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陳希世之義臣狂愚小臣不識大義原任吏科給事中屢犄　先帝知遇感激圖報於嘉靖二十二年因論輔臣嚴嵩等專權內有　先帝日事禱祀未能弭四方水旱之災致怒廷杖下錦衣衛獄桎繫五年再逮再釋當時人皆謂臣必不免於死矣倖而免死臣母在家病危屬纊望臣一面而不可得人皆謂臣母子必不可得相見卒而相見復愈十三日乃終此皆蒙　先帝非常之恩臣母子感激何可云喻臣舉家感激何可云喻臣常思粉骨糜軀何以報

答萬一惟朝夕仰祝 聖壽萬年 皇圖永固庶少盡愚
誠而已恭遇 皇上膺天景運嗣登大寶念 先帝遺詔
推廣德心湔滌臣罪召復臣職歷陞太常寺少卿臣以五
年之繫萬死之餘兩次釋放生還送母終年臣之際遇至
矣極矣又得耕田而食汲井而飲二十餘年臣之殘喘餘
生皆 先帝之所賜 皇上之所庇也臣之願望極矣足
矣何敢復望收錄召用此誠非常之恩希世之遇古今以
來所希覯也臣當何以仰報萬一夙夜深思惟願 皇上
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
邦協和庶幾臣之野心少紓萬一雖然富貴壽考子孫治

受之父長者非徒然可得也必有德以享之德非徒然可有也必有道以脩之學也者脩德以享福祿之道也學非徒然可能也必有師以啟迪之必有友以輔助之師友也者講學以脩德之資也自古　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以致治安者誠思法古帝王敬身脩德親賢勤學以敬天勤民則天心可格人和可協太平可致而福祿可保也大臣職專輔弼師友之官也若不與大臣相接面商可否徒以揭帖進呈則精神終不流通事理終有阻碍何以作孚萬邦而感激天心自古及今未有是理古稱君臣相得如魚之得水魚不可一刻無水為人君者可數月半年不與

大臣一面語乎臣實狂愚謹攄千慮一得之見列爲五條開具上　聞伏惟　俯賜省覽臣愚幸甚一曰定君志以脩德業君道之大在乎知責任之難責任之難在君與相古聖帝明王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皆謂責任之難勝也爲人君者豈天固縱之居萬夫之上得以自恣其欲自肆其情哉　天地神人是主宗廟社稷是承其任甚大其責甚重也此所以難也知其難則思所以圖之不可忽易古之知難者曰予臨兆民懍乎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曰惟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機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在乎君志先定志

欲為聖帝則必法堯舜志欲為明主則必法禹湯文武之之臣者孰敢不敬故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之謂可久之德此之謂可大之業此之謂能稱君道矣伏惟聖裁二曰畏天命以消災異人君為天下臣民之主所以奉若天道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君道盡則天命眷之君道不盡則天命去之天命眷則天下臣民是依天命去則天下臣民是畔此天之可畏也古聖帝明王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人君者天之所立也天心常仁愛之若道盡則三光明四時順風雨時百穀成萬民安君道不盡則天亦念之出災異以譴告之垂戒之欲其警惕而

修省之如堯之大水則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湯之大旱則以六事自責今歳水災亦已非常在内則官民廬舍倒壊在外則禾黍淹沒舟楫漂溺糧船損壊人民溺死非小異也近報邉墻倒卸太多一時修築實難秋高虜賊大可慮也不大警省改德徒曰修省天意不可回也必幡然改念平日之所欲者不欲平日之所為者不為勤政親賢去邪寡慾一言一動必就于正道則一念之誠上通于天災異自消百祥來降矣伏惟聖裁三曰敬大臣以尊師道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唐虞君臣更相飭戒君臣自相師友也湯學于伊尹武丁學于甘盤太甲

成王學于伊尹周公皆學焉而後臣之宋程頤為崇政殿
說書必坐殿上而講後世不知此義但以崇高自大以威
嚴臨下不復知有尊師之禮師傅保之職三公之佐也三
公坐而論道我　祖宗朝優待三公之禮甚隆其於輔弼
之臣必稱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稱一則曰先生二
則曰先生每歷朝實錄可考也　仁宗以來未之有改也
先帝世宗皇帝初年於輔臣楊廷和等猶稱先生自後
一輩諂佞之臣進而後卑之矣夫敬大臣者以大臣近已
也所以自敬也尊師傅者以師傅成已之德業也所以自
尊也不敬不尊則視之與羣臣等無有畏心何所警惕徙

以官秩崇之祿賜厚之是不足為敬為尊也要在敬之以禮尊之以心迎之則喜送之若失遇之則親溫言霽色商訂可否不徒以揭帖進呈如是則情意孚洽義理開明君道盡而大業成矣伏惟　聖裁四曰擇左右以慎近習人之所居莫大乎慎所與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故曰與君子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小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理易知也況　人主左右諸欲易遂服用華侈聲色豔麗使令便辟善柔便佞充滿前後其所言者無非蕩心之言所舉動者無非肆意之

事一日與居志念遂移夙夜與處染習無辨古人戒之曰不邇聲色又曰遠耆德比頑童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狥于貨色耽于音樂流于遊戲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故曰人君一日之內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所以警省身心發紓志意德崇業廣心泰神怡樂莫大焉內臣中謹慎小心知義理識大體者亦多其善柔便佞不少選擇而使之尤為緊要即今秋涼宜親近儒臣日講不宜暫罷伏惟　聖裁五曰勤朝政以勅臣工古人有言一日之計在于寅一身之計在于勤故曰雞鳴而起雞鳴則寅時也業精于勤勤則有功也自古聖帝明王必憂勤惕勵

一日二日萬幾不勤則荒惰宴安萬事隳矣傳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經曰克勤于邦又曰君子所其無逸我　祖宗建無逸殿正訓以勤也常朝必于昧爽之時昧爽者晦明未辨之時也朝早則精神清爽志氣精明朝罷而退百官各有警惕得以修政立事非曰小補若於辰巳時朝則百官亦有年大者守候久而精神倦未免廢事習久則百官因循怠惰無怪乎政治之不古也

伏惟　聖裁

瞽愚衷以裨　聖治疏　王得春

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獲毛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其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　皇上嗣登　太寶　朝宁改觀頒布　綸音海邦均聽即其直言無隱之求真巍然中興之令主矣臣切受　簡書巡省兩浙未能身遊　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為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詔款遺意或上有關於　國體下有切於生民者條為八事開列奏　聞雖塵埃之小知無補於嵩岱之高而江海之涯

又何擇於涓流之細況臣備員臺末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以速
曠瘝之罪哉伏惟 詢謀不遺於狂瞽 兼聽旁及於芻
蕘 留神采擇見諸施行庶一得之愚少有裨於 萬幾
其所以衍 宗社無疆之休者亦在是矣
一曰正宮闈嘗聞漢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
原蓋上以事 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重也故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焉惟過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
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 後宮之內老弱幽閉者不知

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為之一處乎昔唐太宗戊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今傳為盛事況今 皇上嗣極之初治法悉將陋以觀之政於不足為者臣請 勑下禮部早正 册后之位以應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妃嬪之數其餘婦女若未經 先帝御幸久禁 宮中者皆宜出之各歸親戚任求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所以頤養 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矣伏乞 聖裁

三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宜

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以任之則義文可
飭誠信可通由是 郊而格 帝 廟而饗 神胥此焉
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盡察之義者此也我 朝建官置
為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槩可
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宜與蔣
守約涿州鄒景賢是也弘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
寺職者灤州齊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嘗以異端雜品而濫
厠崇高之地儼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
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
旦驟躋至此今奉 遺詔凡禋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

不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臣請　勅下吏部將宗記退還本宮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為之脩復　祖宗之舊制永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　聖天子之明禋者其殆庶幾乎伏乞　聖裁三曰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　帝王用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誼辟寧損百萬之資而靳一郎之秩其意亦在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迺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

其有雖妻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於　國家之輕重哉
謂經營　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
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廕之世祿以
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為扼捥而興嗟也
臣請　勑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
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
罷斥仍編匠籍以供役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
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汙衊衣裳庶官不及
私昵爵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皂而牧
朝政肅清而四海之聞風必為翕然稱快矣伏乞　聖裁

西曰禁諂諛嘗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常道而聞
祥則喜見災則懼亦人之恒情顧容悅之臣每藉祥瑞以
希寵榮好大之主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
赤雀素麰并柯共穗之類史不絕書而要之諂諛之風則
從此濫觴矣恭惟我　朝開國卓越千古故　大聖人之
所作為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
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
太祖曰朕為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
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
也永樂六年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枯生花為瑞　成祖曰

朕主宰天下于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
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言
栢花為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厲百姓富足四夷順安此
國家之瑞也乃降　璽書切責之大哉　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獻瑞者不一而足凡形
諸表疏見諸歌誦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災異則多諱忌
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　治世而危　明主也今　皇
上當履端正始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　勅下禮部通
行曉諭中外臣工毋得仍蹈前愆以消邪佞之風以養直
諒之氣凡四方或有水旱疾疫之災寇賊姦宄之變不時

據實報聞使可以知戒懼而備修省庶　皇上敬　天勤
民與　二祖同其盛而諸臣忠言讜論亦與魏相同其休
矣伏乞　聖裁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
之寄者孰不懷忠悃竭猷誠數陳時政思各建白以自獻
於　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是此非言有同異故下
之該部議以覆請於　天子　天子可其奏而降有　明
旨則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於求世之必行此實尊
君命重　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據當任怨者固多
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者未免徇人之見每至言官論事
奉　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

論則曰與本部查訪相同使 如綸之言 渙汗之號玩若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可以為訓乎臣請 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務秉公詳看持衡參酌是者直以為是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為非即與論罷可也蓋尚可以同固不容於立異尚可以異亦不必於尚同協與論以裨 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者不顧 國家大體仍摭拾以沽忠題覆者不論事理當否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官互相糾劾庶乎大臣秉執持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見諸施行而聖旨之所頒布莫不世世以天下法矣寧復有壅逆之患哉

伏乞 聖裁六曰清輸納臣伏讀 新詔欵開 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派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真盛治之事 太平之象也臣以為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 祖盖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之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所望以修舉之者寧不在於 今日乎嘗聞成化以前糧長觧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 內府粮長觧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脇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欵粮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內府以故內臣軍校視此輩為奇貨多方刁措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料物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迴糧解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賠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切號訴無由向 九重上達其困抑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為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 國計者獨忍其陷於危亡而不拯援之哉臣請 勅下該部查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 上供錢糧或添設科道二員或將巡視光祿寺丁字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

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部委官會同
驗收運送　内府收貯各該内臣止許司鑰紀出納並
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内舊
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筭明白備造揭帖進呈
御覽庶乎姦弊可袪財力可省而　祖宗之法度可復
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然非　皇上大奮　乾剛毅然獨斷
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
哉伏乞　聖裁七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
羅天下儁傑以布列於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
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　新詔以舉人絶望于九卿歲貢

不得為方面　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上所以飭
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
向高遠者儘有其人〃〃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消阻自棄
今遇　聖主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倜儻非常之才奮
發而興起者矣至於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盖緣埋沉歲
月壯心已隳雖欲建功立業恒苦日暮途窮此所以終
難於策勵耳臣請　勑下該部查覆先年選貢之例每歲
於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於慎選提學但有員缺必多
方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
名者簡居是任諭令　校士之時不以一毫狥己狥人之私

得以察乎其所惟取其筋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
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 國及試
之 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登庸之否者先黜其人
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貢薦之
士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崇征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慎
兩司之擢而浚明見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伏乞 聖裁
入日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 國家根本之地而鳳泗
州又 祖宗陵寢之所則所以緝寧底定之者比之他郡
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
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

忍言者矣況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憊甚今雖竣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饑無以食其乜住山嶺者亦無以居皆睊睊相視聞欲嘯起而為盜固理勢之所必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本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未難而甦其膏肓為難其在今民方枯槁而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賑恤其何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內 先帝命淮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阽於危亡也特 允輔臣所 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二倉米麥四萬石借運使餘鹽銀五萬兩及各府州縣無礙庫銀與

預備倉粮相兼支給一時百萬蒼生頼以全活而他變亦因之不作臣請 勅下戶部查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一員齎彼經畫賑調以宣 德意以布 仁澤或止令彼處總理河道及總督漕運衙門就便分理優恤以救燃眉之急庶乎民皆懷感恩服而邦本可固寇亂罔弭矣至於天下但有被災殘破地方并乞即與推廣一視同仁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也伏乞

聖裁

勤初政以保 天命疏　　魏時亮

本月初七日該鴻臚寺傳示免 朝一日至十一日復示免 朝大小臣民咸謂我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 朝至再臣獨以為 皇上時哀衷未釋耳今當抑哀除服之日必將勤政事近儒臣悅聖學親經史者不但 御門已也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稍有怠忽無以慰百姓延頸想望太平之心慰百官滌慮思承 德化之意人心所在天命所繫臣敢不為 陛下懇陳之恭惟 陛下 天地宗廟之主百官政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脈之主九夷八蠻歸向之主也 陛下之勤怠關係匪細而初政之敬怠人

心爲繫尤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闢門明目達聰武王踐阼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群臣古之聖帝明王孳孳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 陛下勤於此焉即將舉於堯舜之隆躋於三代之上迺今 開學問政之勤懇未著而御門奏事之傳免再申豈天心之所望於今日者哉蓋今日之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多 國家元氣耗竭夷狄窺伺甚衆中外拭目挽回者 陛下之親賢勤政耳 陛下一加意焉甚非難事甚不勞者若稍稍怠忽則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壞哉有謂於 陛下者必曰 先帝數十餘年不 朝今數日暫免何害此最非忠愛

陛下以慰人心保　天命者所當亟行者也盖　先帝初
年日勤政事日御　經筵納諫甚多穀皆無從崇敬一之
學開事心之旨數年後方始厭　朝然　先帝明於親
輔臣凡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聞之剛於制近習凡要緊
章奏盡置前列雖不要緊者不敢以滋擁蔽斷於去姦邪
凡中官姦臣素雖信愛一覺便斥夫　君德最莫先於剛
明英斷者而猶不免因　朝政之廢遂致海内之虚　遺
詔所謂盖欲成美端在　陛下則　陛下明斷英烈悉邁
先帝即他年　萬壽日隆尤不可息況今尚在　先帝初
年勤政之時天下望治之日而可息乎昔周宣王初嘗晏

起矣後因姜后脫簪之請遂翻然早朝晏罷以成中興今
主夫一宣王也晏起幾失人心早朝遂成賢主 孰謂 朝
政之可怠哉若 陛下以 朝政為勞精神稍覺不勝臣
請先言攝養精神之畧 陛下將有不勞而治若夫儒臣
經史保精神之良藥也宴安近倖戕精神之酖毒也自古
致治之君未有不親經史儒臣者而傷生害治之君未有
不由宴安近倖者顧 明王之自擇何如耳若 陛下以
御門稍覺虛文懇乞 斷然力行科臣所 請并開經筵
日親經史儒臣朗誦問答務講求保嗇精神養心致治之
法退居 乾清早晚尤以尚書并大學衍義娛目養心哉

以少休左右端坐凝神儼對越 上帝務希減幸 御後
宮之期則 陛下精神日強將萬萬年無疆惟壽豈但
聽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盛德大業於此日將隆矣先臣
王守仁所謂養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虛語也若 陛下應
有寢朝之日宜示臣下某日將以某事免 朝若 陛下
出御太早勢難久立 欽定日出為度昔周政不綱而視
朝無一定之限或太早或失遲羣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
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蓋言狂夫尚不敢踰折柳
之限而人君何可越日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限則 陛
下慣習將自有不覺其勞者矣列 陛下聰明仁儉中外

傾仰有年茲必不以朝政為勞而恒以宴安近倖為戒臣固謂 陛下一釋朕抑家之後未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聖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免 朝知臣民之屬望拳拳惟 天下太平為念惟 聖體保愛為心體天之行健以 御門 御便殿 御經筵 勤政勤學為聖功奮 天之乾剛以讀書講學養心不溺於安近倖為 聖德體 天之光明下逮以納諫諍辨賢邪慎賞罰真意流通於臣下為 聖治此只化 陛下斷然有為不時召見咨訪若古之聖帝明王之孳孳汲汲者則百官政事可以允釐四海生靈可以永安九夷八蠻可皆歸化而

天地　宗廟之付託可永保於萬萬年矣

獻愚忠裨 聖政疏　　管律

臣謹按三代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緣古無專諫之官故乘時布令以速天下之言俾民隱上達王化旁通是以治隆俗美良有由然今 陛下負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任喉舌以公卿寄耳目以臺諫委腹心以近貴託潛邸以世勳恭儉求治於今五年矣夫何海内多也平康未覩臣仰窺 陛下必有勤於耳目而未暇逮也蓋比者 陛下以大禮未定 世廟未成無由純孝之心固不遑他務茲者 大禮定 世廟成純孝之心盡矣當此歲運更新之初正乃

順序為政之際臣濫冒言官既有聲說不忍堅守口之戒不為　陛下獻焉臣聞為治有術要在擇人故伏羲畫卦以內君子外小人為太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故曰太否係乎人之賢否矣乎　國之盛衰歷漢唐宋之興替未有不出乎此者臣願　陛下謹於任用務量才度德勿昵匪人懋訪旁求勿循近嬖如此則　尊德庇民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天地交而萬物否上下交而德業成是以政事之興蓋本于君臣之協也君臣不協則上猜下忌縉紳有識之徒必懷巖穴長往之思矣百僚庶務誰與辦之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臣願　陛下推公愛以體群情容厚誣以防讒間如此則精白致飛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國之綱紀存乎賞罰聖帝明王賞不避仇[illegible]行自近故曰人主御天下貴無私也義私則啓驕驕則強強則橫橫則不可制矣是豈　社稷之福臣願　陛下賞功勿使濫乎厮養罰罪勿使脫於苞苴如此則趨善遠惡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王言惟作命發乎邇而見乎遠四夷之所觀望萬姓之所信從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一言以利天下長機如此可不謹歟臣願　陛下於批答之間究事情之

可否審關係之重輕務詞與事宜事與理合如此則弼作
興事捷於影響喜起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
臣又聞后從諫則聖蓋人君一身獨任天下之責深居九
重之中民情世事多於壅蔽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
主罔與成厥功是以古 今之制封駁諫奏舉正欺弊責
之給事中激濁揚清肅僚貞度責之監察御史 祖宗以
來惟恐諫官依違乖職故常叮嚀諭之臣願 陛下虛懷
納聽隱其短而用其長原其往而亮其直如此則輸誠布
悃者人以以正言責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之
盡心以事 陛下者唯

長於變遷能之故萬邦[illegible]

又禹能之其不非朕行湯武能之故兆民允殖四海永清

今之望　陛下三帝四三王使中興之業增多於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積者中外華夷同是心而罔間也

陛下豈肯自遜之乎如臣言可采乞於　前機之暇　賜

清夜之思澂會　聖心而達之政事可也如其委以該衙

門知道罔非臣寸草之心矣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裕　國用事　傅孟春

臣聞天下之化始於閨門人君之德成於　恭儉故虞舜克諧二女必先於民財之阜成湯不邇聲色尤謹乎貨利之殖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維持國本宣暢化猷而綿維熙之業者端不外是仰惟　皇上履天縱　洞燭理欲之幾　儉德性成尤慎奢靡之習天下臣民莫不引領傾心日望　治化之成本月十一日禮部捧出　聖諭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皆預教以讀書使稍知禮法茲已缺少著照例選民間女子年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者三百人進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夫六尚之員既缺則選納之制當

旨　陛下乃於從吉之後方為此舉是誠動中興盛[illegible]

盛德一存鄙臣所謂德宗亦既選進以進大候從予內

設百人足矣使漸次既入而無者不少今放歸恐必謂之

恩上干和氣女謁之盛適召災沴非所以增　宮闈之福

也如蒙　勅下各官議處一面移北廟將以從今日之所

追者庶乎人不必加而使令足費不必增而財用裕一以

消怨曠之氣一以省　宮掖之費所以凝天和而迓百福

者端在是矣本月十八日續奉　聖諭取銀三

十萬兩　陛下富有四海則府庫之財皆　陛下

[illegible]

四方之財以諭戶部題

邊之費以輔各邊計歲用之缺者百六十萬戶部財用

之不足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今日一朝而取三十萬兩臣

恐不知其將安用之縱令事合給用亦乞 勅下該部查

入為出不必取入 宮中以增 內帑之冗耗昔 太祖

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

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 天命眷顧久而不厭明明

祖訓有曰觀世之龜鑑臣仰窺 聖德仁明恭儉固能恪遵

祖訓但恐左右之人或以聲色貨利狀諛希寵者伏乞

皇上勉崇儉德端教化源 念宮政之當飭下之禮部

昔議切還　皇后於宮中以禮陰教以為六　宮之表率議新選既備裁役有餘乞　降詔旨稍令裁放以遂物性思財用之當節下之戶部核其歲額出入之數與今昔盈縮之由類為會計實錄　上塵　宸覽廣集群議詳求其理財之要以紓　國計之絀遇有經費悉下戶部出納不必取而用之以滋冗濫庶　宮壼之化以廣而協氣流通出納之數可稽而取用有節將媺美帝德遐邇不勝矣

受言崇儉以光聖德將治安疏　王時舉

臣近覩邸報吏部一本恭遇大祀感激忠衷敬獻祈天永命十劄備屬採飭臣工以隆萬世治安事覆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等奏原任給事中石星遇缺推用奉聖旨石星如何起用姑且都不究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等一本懇乞聖明仰崇節儉憫恤民窮事內奏停買珍珠寶石奉聖旨庫內缺珍寶着戶部買些來進用如何這等說姑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惟寶忠直者治之機皇上則放逐之雖言官薦之而不從寶珠玉者治之蠹皇上則好樂之雖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念之好惡

雖微而關乎世道之隆汚者甚大一時之從違雖輕而無乎萬世之勸戒者甚重臣待罪言官惡得無論臣嘗觀唐太宗退朝謂長孫后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賀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說之夫以太宗勉勉納諫晚年猶有廷辱之疑賴賢后之言而悟甚矣受言之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召用建言諸臣務者則恤録之度越太宗遠矣乃今獨不容直臣之諫豈不欲以　明主自居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唐玄宗初年以風俗侈靡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綉及後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焉

夫以玄宗能自刻勵悅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鮮克有終甚矣崇儉之難也　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停罷視玄宗遠矣今乃獨不能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儉自勵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戰國時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有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國中材之主猶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況　皇上天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齊威之下哉臣又知　皇上必不為也夫此三者皆　皇上之所

必不為乃今言官薦之而不從諫之而不止者臣知其故矣　皇上之意豈不以為人臣食君之祿不當言君之過吾以至尊之威能盡箝天下之口無不可者殊不知君不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暗故古之人君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樹進善之旌導而求諫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其人之不言而過失之未聞也況震之以威乎今皇上之所逐者不過石星一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　朝之臣鑒石星之轍而以言為諱者所當慮也脂韋之習既勝骨鯁之氣潛消甚至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其為壅蔽之患不亦深乎　皇上之意又以為人

君以一人治天下當以天下奉一人吾以四海之富雖盡
致天下之珍無不可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
於奢何以示後故古之人君捐金於山投璧於谷沉珠於
淵惡衣菲食敦朴以為天下先猶恐其令之不從而淳風
之或漓況導之以侈乎今　皇上之所好者不過珍寶之
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下之人從　皇上之好而以侈相
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咸彰黷貨之風愈熾甚至卿大
夫皆狥利以實家士庶人皆狥利以實身其啓交征之患
不既大乎臣故曰關治道之隆汚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
伏望　皇上恢張　聖德俯採狂言察石星陸鳳儀等言

雖逆耳心則效忠誠為圭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官思
珍珠寶石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美觀之具亟行停
買以杜其侈靡言路開而善道日闢倫德崇而淳化益隆
矣

諫止聖躬脩養疏

楊最

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抄到　聖諭內云東宮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欽此凡在廷大小文武臣工聞之莫不驚駭　聖諭何為一至此哉揆厥所由　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欲假調攝脩養耳且古之聖帝明王未有過于堯舜禹湯文武也　陛下所欲取法者亦未有外于堯舜禹湯文武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業見乎　經載于史昭然可考未有欲　東宮監國而自托脩養者也堯舜既不肯為禹湯文武亦無所事　陛下何必為此哉堯舜性之也非

不知脩養可以為仙禹湯文武身之也亦非不知鍊道可以成佛教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段所居之地不同所理之事亦異耳　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昔孔子嘗遇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馬之門傳聞　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叨列群臣之末豈可默而無言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

道以純心契 天心以孝念格女忩一日二日萬幾雖勞目力以處分不背精神以調攝不適聲色保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壽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不服而用者恐傷元氣本性此臣所謂所居之池所理之事不同正謂此耳至于監國事體重大臣尤不敢議自有五六大臣并九卿科道主議況 陛下神武聰明自有定裁臣今止云三代以上至于漢唐宋諸君不惟不足法且不暇及言耳 九重之暇肯一留意焉然杞人之憂或可備韋弦一 少助云臣昧死冒言不勝戰栗恐懼之至

從倹納言嚴法紀疏

周弘祖

承覩邸報偶 皇上有收買珍珠寶石之諭隨該都給事中魏時亮監察御史賀一桂各奏乞 恩停止但未蒙賜允臣嘗聞舜造漆器而群臣諫者十餘人武王受獒而召公反覆數十言於貴德賤貨之辯天命去留人心向背之機尤拳拳焉夫舜聖人也武王亦聖人也漆器微物也受獒細行也而俾諫至數十人數十言者豈虞周之臣事此神聖之君當此細微之事不知將順德意而顧為此曉曉哉良以忽小者累大輕始者鮮終故明王慎德必謹於微而忠臣愛君常防其漸我 皇上嗣統以來 恭儉之

德見之 躬行播之 詔令不一而足此天下所共見共聞也豈宜有是臣意茲 諭偶 皇上慮未及此決非聖心之所安也敢冒昧再為 皇上言之夫錦繡綺奇珍玩嚴自古目為迷心之酖毒比為伐國之斧斤矧茲珠寶寒不可衣飢不可食在天地間尤為無用之物而價置之騰踊採辦之艱辛甚至一粒一顆可當中人數家之產陛下亦安忍以數萬家之產而易此無用之物哉昔堯舜之世投珠抵璧下至漢文所尊愼夫人衣不曳地後宮無珠玉之飾宋太祖戒宮中用翠羽 皇上 盛德配舜同堯即漢文且羞言之又何有於宋太祖乎此區區太馬

之心所以繼二臣而無不能已於言也然臣之此言道其常
耳而臣之迂濶如此尤抱隱憂焉珍珠產於滇表寶石出
自滇南但無[illegible]以今雖　諭戶部收買然戶部必取辦於
商人須轉[illegible]貸[illegible]令之二省甚貴之二省比於嶺表自
張璉造逆以[illegible]豈[illegible]條居民半盜昨者曾一本揚帆直
搗徑逼廣城大將俞大猷閉關自守坐視其焚刼殺掠十
八餘日飽載而歸及賊去已遠有把總者復斬平民一家
七首以充賊級僅餘一子奔訴大猷又杖而殺之即其在
省城且然其他孤遠郡邑村落鄉井可知矣滇南自鳳繼
祖倡亂之後民獲日瘁臣節日驕歸母嫂於　留都前後

題奉 明旨 欽依無下十數沐朝弼視為故紙若罔聞
知即遐方殊域奉絲綸隻字無不風行雷動曾謂中土世
臣而偃蹇抗拒如此耶即其敢於慢 君如此其他究残
湉害斬芟小民可知矣夫以此愁苦思亂之民朝不保夕
又奚暇為珠寶之求哉兩地之採取既希則商人之轉販
亦寡戶部將何從得哉縱有得亦必重貲購求於豪富勳
戚之門臣不知其凡費價幾何也豈不甚可惜哉伏乞
皇上念茲民貧財盡之日正節用愛人之時不作無益害
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將前項收買 成命 特賜報罷
若俞大猷之狡猾躲閃玩寇殃民沐朝弼之狼忍貪墨罪

狀尤著均乞　大奮乾剛肅以　國法則民命全而邦本
固臣紀肅將　皇威丕著矣臣干冒　天嚴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一務節儉以承上天以恤下民疏　嚴用和

臣等近見浙江南直隸撫按等官各題稱杭嘉湖及蘇松常鎮等府水災異常風潮大作田禾盡行淹沒人口悉被漂流積骸盈川橫屍徧野其有僅獲生存者又皆身棲無所露體沾泥口食無資待哺枵腹扶攜流徙之狀見者心寒愁苦悲號之聲聞之類慼即其受災深重較諸淮陽徐邳山東河南真保等處大率不殊夫　國家財賦全取給於東南茲財賦所出之地供輸有常之民遭此數十年未有之洚水我　皇上以父母天地為王道一夫不獲視猶如傷矧東南億萬赤子淪胥以亡可立而待寧忍置之度

外　德澤畧不少施則夫　敦節儉之政俾浙直群黎尚
得解倒懸而延殘喘者詎非　恤災傷固邦本第一義乎
欲　敦節儉宜從　服御裁靡費始今蘇杭織造南京供
應機房織造原非係　祖宗額設其所需一絲一縷皆取
諸民間而用之者也小民當年穀順成孰不樂於惟正之
供偶值水潦凶荒此惟救死而恐不贍正我　皇上宵衣
旰食殷憂民隱之時雖　發帑濟饑破格寬貸猶恐不足
以拯民於危溺也然且布　蠲賑之仁言解衣被之實政
錦繡文綺競奇巧於機張金彩雲霞貴輝煌於杼軸匠役
廪餼之給顏料採辦之征民不堪命未免傾產蕩貲以應

賦竭繭絲取浚膏血東南垂斃之民何忍使至於此極乎是以巡撫浙江都御史谷中虛則揭稱額徵歲造段疋銀兩比勢難以徵辦合無停免浙江布政司參政王世貞則奏稱地顆粒無收有秋絕望欲將一應顏料加派織造等項悉暫停革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問明則題稱 國家上供之需將無所出欲差緩諸征以為救時之圖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則因供應機房錢糧無處至欲計殍求去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則奏稱江南水災尤為異常欲停止供應機房織造無非目擊時艱效忠 陛下期為社稷固萬年之業浙直活萬姓之生是以交章題奏相繼

陳　請大有見於時勢艱難不得不如此爾先儒董子謂
天心仁愛人君乃先出災異以遣告之今河决海嘯雨水
爲災實　上天仁愛所在也仰承之策寔容緩圖昔成湯
表正萬邦必先于惠困窮茲民溺水於昏墊可虞其爲窮
困極矣備恤所加豈曰無要伏願　皇上欽崇　天道
體察民瘼紹　成祖不進浣濯之良規循　仁宗念民減
織之家法　特發　勑旨將蘇杭織造太監李祐南京供
應機房織造太監趙玢行取回京其已經織完者責令作
速親自齎赴交納其見織未就者伏乞　勑下工部移文
蘇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委官如法織造遇有織完陸

續解進至於物料缺乏工緒未起者俱行停止免織以
甦民擾 皇上軫念東南至意此後遇時歲豐稔民困以
且先今所織取用有餘仍望 務從省約免行傳奉織
造減省於民如或 服御所供不可已者並乞 勅行蘇
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遵奉 須照依樣顏色丈寸尺
數目任於各織染局內委官織造完備不必專差監臣前
往提督徒增地方勞擾且於 登極明詔有違其一應
該 蠲賑事宜併乞 勅下該部再議杭嘉湖蘇松常鎮
被災分數或將存留漕糧米折與改折或將以前帶徵
錢糧悉為豁免或將[illegible]年額辦官銀俟豐歲帶徵或將蘇

抗船商稅課兩折運司私鹽及新開事例應解贓罰等項
銀兩多寡不等留備賑貸如兵餉不敷亦於此通融處給
毋泥故常議擬停當即便題覆請 旨移文各該撫按查
照動支務在救災恤患弭盜安民通候下年秋成之後逐
項徵銀補還照舊起解不缺如此則浙直民庶雖未蒙
發內帑之銀留轉漕之粟獲慰目前饑饉然蠲免多方荒
歉有賴咸知 皇上愛民一念直至省存躬之服御 惠
遠地之蒼生視夫夏禹惡衣而克儉於家周文卑服而懷保
於邦者同一揆矣其與徐邳以北寧不同此感戴祝願之
誠哉臣等下情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順天道以裕養元疏　　舒化

夫人心天地相為流通天地陰陽有剝復之機人心陰陽亦有剝復之機天地所以長久者以陰陽姤復由微而著循環不已無有悖戾此所以亘萬古而不磨人君有參贊化育之大權有裁成天地之重任是造化消息之機恒寄於涵養之身則天安養微陽以成至健之體者誠不可不知保養之道也恭惟我 陛下承乾御坤 受符握命以郊社明禋無歉事 天敬矣以 視朝則不輟治民勤矣敬勤交脩之 陛下之神即 天地之神 陛下之氣即天地之氣更由此而充養之有不常安且寧乎惟今 冬交

至之期乃一陽之候天地元陽於此時而復人身元陽亦
於此時而復其機至微易於傷耗存之則為性命之根耗
之則為情欲之感故存養之道以清心為本以寡欲為要
心清則欲自不動欲寡則真氣自回凡有尺寸之軀者皆
宜愛養況　陛下為　天子之貴萬民之　主法　天以
自愛者可少緩乎昨覩　聖駕臨郊　御輦尊嚴　秉容
端肅道傍之人無不懽呼鼓舞願　陛下萬萬歲為太平
天子況臣等備員侍　御時休　日月之光分則　君
臣恩猶父子豈不欲　陛下常保安寧以廣　覆載之德
於無窮也哉但臣等日侍　左右瞻候　天顏視朝祀

郊微聞有寒咳之聲是皆元氣未充調燮未至使然則夫乘茲陽動之機以勤保安之道尤不可不切切也伏乞我
陛下審此天地之機求諸身心之内　愛惜微陽　勤加珍攝凡一切情欲之私有妨害此心者必知其害而遠之使一點微陽之氣寧靜於中然後能由微而至著由一而至純則　陛下之精神與　天地之精神相為清寧精神既完性情自暢隨處俱是樂地豈一切聲色惟娛耳目者可彷彿萬一耶臣實冒昧芹曝以　獻倘得　陛下鑒茲務兢行之日用則悠久無疆之福與　天地而同其永長群工萬姓實不勝踴躍之至

崇實政以光聖化疏

王之垣

臣竊惟及時圖治者　人君經理之弘猷也際時陳愚者人臣効忠之大義也玆者恭遇我　皇上隆慶之二年履端伊始中外人心莫不欣躍鼓舞以為幸生　聖明之世而冀見德化之成臣愚切念我　皇上向年諒陰之時諸凡政務或行之而猶有未盡或言之而猶有未行天下臣民固得仰窺我　皇上孝念之切施為弗遑也玆既日月云邁　聖孝漸紓正我　皇上總攬　乾綱勵精　宵旰之際也然　帝王之政務其大不務其細貴其實不貴其文臣待罪該科不敢以瑣細繁文冒瀆　宸嚴惟以

朝廷之大政望　聖明以崇實事不越於　舊章志期收
乎　新益伏惟我　皇上省覽焉一曰　臨御崇親政之
實臣惟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裁庶政而能興致太平
者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百官有奏事之例　成祖
文皇帝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陳奏
祖宗親政如此萬世所當法也我　皇上即位以來
御門聽政後　祖宗視朝之典矣但各衙門奏事或拘定
起數或泥於舊套瑣細事情煩瀆　聖聽　面奏雖殷治
理何裨臣謂宜通政司凡天下章疏惟有關　朝廷大體
者　奏其略節請旨　上裁其各衙門若有軍國重務緊

要事悉除先期具 奏外許 面陳所奏如已經 御覽
即以 御批傳示如未經 御覽我 皇上退朝之後
留神詳覽施行其一應尋常 題奏仍遵 舊規茲則
朝廷大政洞徹 淵衷奏事非虛文 御門有實政二曰
講筵崇啓沃之實臣惟 君心為萬化之原而講學為養
心之要然非靜專則義理不入非常久則涵泳不熟我
太祖高皇帝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輩日相講 論我
孝宗敬皇帝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 祖宗
務學之勤如此萬世所當法也我 皇上即位之初 首
開 經筵 虛心聽講 綸音 賜宴大小臣工莫不懽

頌誠一時之盛典也後以天暑者免講自十月十一月十二
月至今年正月夫一歲之月免其太半一月之日或風雨
則免或政有妨則免闊畧如是欲望　聖學之成未也茲
時　三陽開泰　萬象融和臣願我　皇上早開　經筵
嗣後非大寒暑勿遽免講庶諸臣納誨有常　聖學緝熙
無間所以培養　聖德者在是所以總裁萬幾者在是
講筵非虛文啓沃有實效矣三曰　召諭崇延訪之實臣
仰見我　皇上以實邊　召大臣以錢法　召大臣　諭
閣臣以防虜集議　諭部臣以　覲臣錢糧諸凡　召諭
不一而足我　皇上留心時政誠　宗社生靈之福也但

賜召者請　門承　旨賜諭者直疏復　命我　皇上
德意甚美而諸臣仰荅尚覺間隔猶不若　祖宗時召諭
輔臣直至　御前從容問對之為詳且盡也向者言官屢
疏請我　皇上幸御　便殿咨詢治道俱蒙　温旨俞允
尚未施行臣意我　皇上以山陵祈禱叢瑞在念有所不
暇及耳茲者時當　天地交泰之際又值我　皇上訪落
群臣之期伏乞修舉　祖宗舊典時　御便殿或　召內
閣六卿或　召四朝群牧　賜以温顔　俯垂清問凡臣
工之忠邪生民之休戚邊方之利病時政之興革諸臣必
有能披瀝忠懇為我　皇上言者矣夫　君臣協應共濟

時艱與致太平傳之天下遞之萬世詔我　皇上為堯舜之君斯世為唐虞之世豈不盛美哉四曰　聽言崇納諫之實臣聞進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從諫為難我

皇上即位之初　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一時臣工黎庶獻納條陳俱荷　温旨中外相傳莫不頌我　皇上為仁明之主也往者一二言官不識忌諱致蒙　聖譴夫我

皇上方以直言為忠言官顧以進言獲罪臣恐不惟懷忠告者生疑畏且非　陛下納諫之初心矣我　皇上之尊天也我　皇上之威雷霆也自非有忠愛之心者孰敢進一言哉臣願我　皇上　廣日月之明　弘覆載之量凡

言官論奏即便言過激切事未詳妥亦宜 俯賜優容以
廣言路若有言能中理事更的確尤宜即 賜允納施行
庶言官樂盡其忠實政大有裨益矣臣質本庸劣學復疎
淺具陳四事深懼不足仰報 聖明萬一然犬馬愚忠不
能緘默伏願 皇上留神採納天下幸甚臣愚幸甚冒瀆
天嚴無任戰慄祈懇之至

勸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竊惟人君以求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採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之願也夫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猶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臣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人君于臣子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其亡也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者非明王也在昔唐虞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言者無豈辭受者無難色是之謂至治三代之下人君于其臣之言或聽或不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之者嘗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聖體嬰爾違和凡務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塵 睿覽其間千百數言自謂披裂肝膽皆切于 陛下心身之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 感動警悟 深宮幽邃之中有儆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祗敬湯之日新文王之小心翼翼武王之以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必有補裨而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覩邸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要于遠近傳聞之人亦謂陛下不宜有如此批答也夫所謂該衙門者如今之六部

三法司自執事之爵也故凡銓選禮樂錢穀甲兵刑名土
木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曰該衙門知道可也至於
臣等所言乃　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在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該衙門何與焉語曰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己而不在人也夫臣等所言
非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非先儒之言也古先帝王之
所以保身保民永存昌後之道也使其言之可用　陛下
當采而行之使其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譴責以為言官
失言者之戒今徒諉之于該衙門毋乃以其言為常談不
足聽信姑為是尋常權耗之詞抑或以其言有所拂孛

聖心而為是距絕之詞也夫人主之患莫大乎距絕人言傳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其可得乎甚矣人言不可距絕也臣等竊思今日如此之批答非 陛下之過也司章奏者之過也然其端有二或隱匿不以上 聞或撰擬不由 內閣是謂攬權夫人主之病莫大於權柄下移而蒙蔽人主之聰明為國大蠹其罪浮于亂臣賊子以 陛下左右腹心之臣而負此二者之大惡 陛下又可一日安枕而卧乎蓋蒙蔽者必乎攬權攬權一入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我 武宗

皇帝在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　國不得治天下不得安
寧者其弊正在于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柰何今日又忽
蹈襲之耶臣等職列諫垣遠在南服凡有見聞不敢隱諱
竊念騰章于數千里之外待報于一二月之間心有餘而
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以望　陛下者如日月焉
惟恐其虧也今臣等言焉　陛下復不以臣等之言爲然
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不少愛恤則臣等之心益孤矣夫
臣之言不足聽也不足恤也今老臣耆德杖起于朝法家
拂士襟連于　國其所以排艱抒而叫閶闔吐忠朴以報
明主者方未已也倘　陛下不加獎用一切以是拒之其

所以失忠良之心塞諫諍之路豪傑解体奸邪萌志聰明日蔽乎　上惡政日加于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見于今日矣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勤萬機而不間于旦暮之功俯群言而不遺乎芻蕘之善言切于身心者務躬行之不怠利在于　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　君身正而萬事理　國家治而天下平矣

竭愚忠補衮職以隆萬世治安疏　劉會庸

臣一介草茅謬通仕籍昔荷　先帝簡命供事　潛邸臣職雖微賤豈徒效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之富貴哉區區狗馬之忠蓋將有所　啓沃以裨　皇上身心之助今日治理之地耳伏自　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無不乂安而災殃未消外夷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　朝政若振飭矣而積病漸移仕路若清肅矣而欺蔽仍舊凡若此類皆司憲府引領　勵精之治海隅蒼生思見　德化之成其仰望於我　皇上者何切至也而近日　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　潛邸舊臣也腐心積慮豈忍默然謹條列五事

冒死為 皇上陳之伏惟 留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保養 聖躬蓋 人主一身天地神人之 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萬機之繁 人主前後左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慾之端此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為所動者而精神意氣坐此日損雖有願治之念先失其振勵之本矣如之何其可伏願 皇上繼今以後思此身付託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難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無窮之攻如此則 君德日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宗社無疆之

乎非　盛世所宜有也伏願　皇上嘉其批鱗之忠恕其愚直之罪有　詔賜還布列庶位廣仁宥於既往作直諫於方來不惟　皇上包荒之德同於覆載而諸臣之感恩圖報於將來　永矢啣結矣　皇上誠味臣之言而默自收省臣雖干冒斧鉞死亦何憾如不以臣言為然而但假之優容臣即叨冒官秩碌碌班行思之有餘愧矣非臣所敢知也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為此具本謹具奏聞

敷陳大政切務以裨中興盛治疏　夏栻

臣自通籍至今叨荷　國恩十有九載念昔經筵　先帝濫厠瑣闈未效涓埃旋蒙論謫漸緣收錄爲歷外臺頃者

皇上龍飛御極臣以服闋赴京忻見漢官威儀快覩　天顏咫尺謬辱　甄拔遂貳冏　卿感激　洪恩靡圖報塞顧臣猥劣殊非駿逸之才日閱異群徒循驗資之舊茲勤千慮之積用攄一得之愚謹以時政之大有關於　國體有切於　聖躬者列爲六事冒昧上聞伏乞

俯賜採納施行臣愚無任惶悚懇祈之至緣係敷陳大政切務以裨中興盛治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曰修　朝講之實　祖宗朝會群臣每日　御門奏事
四方人員無問大小並得引見蓋欲不時咨問備知地方
之災害生民之疾苦政事之得失官職之賢否俾下情得
以　上通　天子明見萬里法甚善也今日事引奏竟成
虛文而所奏者又多泛常瑣碎不足以經聖聽行之既久
自不覺其厭且玩矣臣愚欲乞　皇上於　御門奏事之
時間暇　清問下及萬幾使羣朝改觀萬方易聽下民因
之啟與職官有所警惕機括轉移之間治化流行之盛莫
速於此仍乞　勅該衙今後所奏之事務撮緊要重大者
如某處奏何災異某處報何聲息某官係某縣何官員賢能

眾官紛紛何官員會避其他瑣碎不必瀆 聞如此不惟
聖聰日達 聖心日誠任廷之臣亦莫不知所儆感戒惕
矣至於講筵之設原為進德之門非若經生俗士尋章摘
句為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 講筵之後即與大臣商確
政事評論職官咨詢風俗料度民情比行條對失次欺蔽
不忠者科道官得以而糾之將見諸臣日近 天顏渥承
顧問莫不爭自磨濯益脩職業而 聖德益純 國體愈
練施之政事淵有不得其理者矣伏乞 聖裁 二曰肅
郊廟之儀人君父天母地而紹統於 祖宗郊社禘嘗所
以厚報祀而重本始也 皇上郊社廟祭親臨舉禮誠之

至矣第 乘輿出入儆蹕森嚴萬民於此具瞻四方由之

式聽 居尊之體不容或褻臣愚以爲 皇上自後宮出

南北貳郊駕所在前屬車在後冠服 御輦率由舊章以

示臣庶尤於行禮之際仍 勅該部諭令執事者雍容雅

飭毋致贊呼迫促拜跪參差庶乎致敬致慤各竭其誠來

格來歆並受其福矣伏乞 聖裁 三曰慎燕息之容宋

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少接宦官宮妾

之時多燕息之間正謹獨之處也臣愚以爲 皇上於退

朝之暇不忘 臨御之儀凝然淵默然端莊然整肅 祖

訓熟閲奏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將

見食息起居威儀不忒前後左右開除莫窺涵養精純
天德於茲日懋神元翕聚　聖壽為之日增　伏乞　聖
裁　四曰隆心膂之託　人君一日萬幾所賴共理者宰相
也古稱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又曰相道得而萬國理輔弼
之所係大矣臣愚欲乞　皇上日親輔臣慎終如始即票
擬之未合惟中　諭以示公荷啓沃之可從務　俞允以
示廣而為大臣者亦必仰體　眷倚之重共擴篤棐之忠
受善貴虛而濟之以斷接下有禮而肅之以公鑑別惟明
深惟誠偽之辨取舍攸當務核名實之真庶乎上下交而
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五曰重耳目之寄　自古言官之

設以爲耳目之司故史稱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又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言官之重由來遠矣我朝建立科道以司糾彈凡以肅百僚振紀綱使人有所憚而不敢肆也頃者 朝廷之後乃有中官群毆御史幾殞節奉 聖旨將許義等拿送法司重究又申 諭王廷等紀綱法度朝廷自有主張臣竊謂 乾綱獨奮將必重懲群惡追究主使各正其罪以明至公而後已無何許義不必送法司矣主使者不究矣李學道又從而調外矣紀綱法度于此大索恐非所以示四方傳萬世矣夫中官者 陛下之僕從也言官者 陛下之臣子也漢時閹宦恣肆司隸校尉尚得

以礫諸市令許義一賤廝耳御史纔行糾劾即被毆辱此

命未保論調隨加解黜憲官以快近習之忿重不許之

譴而輕無　君之誅傳之海隅遠夷將謂　中朝御史被

內臣痛毆幾死又調外任紀綱法度一至此哉且許義何

人敢於　朝堂之間肆行兇惡抑有何力能驅策群小耶

此必陰有所受乃敢欺　君辱　國如此所謂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顧不求首謀之人而薄示加功之罪耶夫御史

巡城據法行事亦其常職今橫被毆辱毀裂冠裳即驟遷

以獎之平生意氣如此沮喪甚矣況謫之乎學道一人不

足惜其如耳目之寄何其如　朝廷之綱紀何臣愚欲乞

皇上申飭近習追寃毛使明正 憲章以示懲創其御史
李學道仍乞 勑下吏部議擬仍令照舊供職耳目無所
壅蔽綱紀不至陵夷官寺知警而群工思奮矣伏乞 聖
裁 六曰專督撫之任 國家控制夷狄關堡星列將士
雲屯督撫分閫調度備亦密矣承平日久邊事日非黠虜
跳梁為謀叵測頃者遴選督撫之臣責以簡練之任 戒
諭中飭每屢 聖懷甚所注念於邊防者何切也夫選旅
之務自古為難而北之患于今孔棘自非曾試其事目擊
其時與身履其地者固非計以揣摩測度據紙上之陳言
為幄中之勝算也今數言盈 廷群策角立督撫動有掣

肘行多頑將其何以鼓精神而樹勳業耶臣愚以為備邊御虜惟在擇人既得其人矣則必聽其言行其志兵馬錢糧衣甲器械機宜調度一任其所為而無中制焉又必寬其文法假以歲時一捷具錄小衄勿罪而惟要其成功至於三年無成而敗衄怠者治以重罪不宥如此庶乎賢者得展其謀猷不肖者難免於罪戾而虜患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勤朝講重延納以臻新政熙洽疏　張國

仰惟我　皇上丕受　乾符嗣登　大寶人心謳其千載一時臣祗以職任事宜搴責應　詔未即盡言非敢默也固以紛沓章奏已盡諸凡亦以　皇上未有行事而臣固未得其所以言也今自冬徂夏已歷三時謹以三事大端願有明微而萬政弘敷盡此攸繫者上為　皇上陳之一曰　早視朝以肅觀瞻臣惟惟天行健而奉　天者所宜先惟勤有功而勤民者所最急故夙夜勤惕勵為帝王相傳不易之心法以致治良圖誠未有先于是者我　太祖高皇帝大訓有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

罷又曰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自是　國家　九制隆平率先是訓令　皇上自臨御以來每　視朝太晚向當先帝梓宮在殯　山陵未畢之時而晚固以此時　萬歲几筵瞻依哀慕實以式崇大化之本不欲遽嬰機務之煩启此者臣固得而解之也今　大喪免矣　山陵畢矣雖聖心孝思無窮而人心屬望殊切乃　皇上每視朝之際為　祖宗既退朝之時遷延晦朔或晝漏移刻鐘鼓方鳴或曙日盈廷班行未就又視　祖宗退朝之時而更晚矣且臣僚所切望于　皇上者固欲振久弛之人心也今每

見諸臣退　朝各清明之氣盡消饑餓之程又促恐或廢
事實切憂惶是于臣僚之屬望者而未有以答其心
先帝嗣位之年每朝過早惟二十年之後漸緩　朝儀故
復以蓋欲成美托之　皇上今若當　龍飛虎變之初而
不隆　宵旰明作之績是于　先帝之付托者而不有以
成其美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急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
欲　皇上一日三朝一如　祖宗之舊亦非欲　秉燭視
事以為過甚之勞惟望　明初發而視　朝日既出而
罷朝則截有規程人心既定時方癸暑　聖體亦安所以
樹萬年四海之觀瞻者此其一也　二曰勵　經筵以資

啓沃臣惟帝王之學雖千章布不同見聞之功由于積累則一蓋人心易危道心易微一日之暴良不足以勝十日之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猶不足以勝其接宦官宮妾之時少故必功不間斷者而後可懋其修為又經以載道固所以盡帝王之心法而一帝一皇一王一霸又各自有心法之不同史以載事固所以盡古今之治亂而一代一朝一人一事又各自有治亂之不一講學之功必次第詳陳始悉其述則知亂生于治而圖治為難否多于泰而保泰為難邪間于正而去邪為難惡雜于善而從善為難其用始鑒戒而啓經綸故必義不間越者而後始綜其條貫

學資君德誠非易易哉 祖宗披荊棘擐甲胄於時之至
艱學而學者莫先于 二祖自是勤學一事為 累朝世
守家法在 先帝初年北輔臣傾之有曰憂勤惜大禹之
寸陰始終念 高宗之舊學大極典謨之與細包史冊之
繁可謂修為條貫備極無餘至 遺詔諄切猶以勝學為
恨今 皇上初御 經筵宵容凝神淵默體道于諸臣所
進奏講章有講必詳觀詳聽灼有心得其人心鼓動所望
以紹 聖學而基至治者何如也夫何 經筵方啓而即
罷 日講間日而數罷近復 宣諭 經筵日講俱暫
罷停臣愚以為勵精之初尚且如此驟循以後更將若何

講筵經幄之臣必有為　皇上言者經今數日杳不一聞夫近代人主有能開聽納復御　經筵則史必特書以示褒異　皇上何如主也詎可謂　成命已頒即默不以告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速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欲皇上竟日窮年以下同于章布亦非欲分章限卷以苦偪于章程惟望　於禮部所請　經筵日講之日俱有定期矣非關遇　大朝會與禮其功不宜少停　累朝所御經筵口講之書俱有定名矣不可趨為簡捷避忌其義輒為間越乙　內殿清涼亦不侵炎暑然以盛夏將臨　經筵難于具儀宜且暫罷然其　日講之儀固殊為簡便仍乞

宣諭照舊施行于　日講之官更乞量加員數當講之際更乞　親賜討論至于　經筵事宜亦更乞　裁定是後寧期簡約而常行無苦儀文而暫廢所以收啓心沃心之實功者此其二也　三曰勤　顧問以決壅滯臣惟德業成于上下之交而否泰係夫君臣之際自我　太祖首著君臣同游之篇　列聖相承以為太平我　孝宗每與諸臣論事多或連日久或移晷君臣堂陛一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至今大小臣民猶切頌揚至我　先帝為西苑春遊平臺夜召文華紀盛之時其與諸臣格心讜論造膝嘉謀以成喜起休風明良盛事視　祖宗　列聖尤有烈光茲

惟 皇上輿望益隆曩臣嘗以大臣入閣奏事必諫官隨入為 請即誤蒙 首詔嘉納今既數月矣羣臣既無召對之命輔臣亦無 數語之及歷稽 先朝向所未有況今士風傾側國是倉皇財用詘乏甲兵疲敝凡可憂甚危之事舉萃目前雖極力圖惟恐將有失而乃乘以虛文怠玩之人心臣固有不知其所終者故以此切望 皇上急為改圖向日間于退朝之際或日講之餘 首命輔臣六卿進之 便殿下及臣等但列名諫署亦輪次隨從或親給筆札或第為 面對令其於見今時政最急且大者各舉數端即陳所見其言宜貞勿浮寧畧勿泛必求實用

以濟時艱既盡群情遍加　聖斷果當可採即　賜施行
如　日月一照臨雷霆一震發蓋決凝梗大致訢合天下
雖大庶務雖繁固可自　皇上一言括與之而有餘所以
聖　明目達聰之機要者此其三也凡什　皇上即位以
來聞多浮議卽今臣民之疎遠無知者尚有諸臣民章奏
多不　省覽　宮中鎮日惟事遨遊若此者固以三者無
勵精之跡以行之也三者既行則人心悅豫　義問宣昭
聖德益崇訛言自息凡臣等所欲言　皇上所當行者始
可期次第而舉矣臣犬馬朴忠煩言瀆冒無任隕越惟
皇上爲宗社臣民之留意焉